

## 第二十一章 舉家遷進京

第二天起來，連玉珠還以為連明禮會歇了給連玉卿找媳婦的心思，沒想到一起床他就舊事重提，說吃完飯還要去給連玉卿打聽誰家有待嫁的姑娘。

「三伯，你這麼急幹麼？」連玉珠真的不懂。

連玉卿的臉色也不好看，他說了他不想娶，連明禮是非要逼死他才甘心嗎？

這時張氏正在做飯，讓連玉珠幫忙去抱點柴火，連玉珠在淘米走不開，就讓連玉卿去，結果連玉卿剛站起來，就有人搶先一步出去抱了柴火。

是陳香，這些事他以前也是幹慣了的，現在做起來得心應手。

陳香以為他幫了連玉卿，連玉卿卻是心頭火起，連玉珠是讓他幫忙，陳香沒聽見嗎？他搶什麼搶？

幾人正各懷心思，外面又進來一個人，他一進來就風風火火的衝到連玉珠旁邊，喜道：「玉珠，妳昨天去找我？」

連玉珠一看，是潘奕，立刻道：「你回來了？」

「昨天晚上回來的，一回來就想來找妳，就是天有點晚了，怕妳睡了，就沒來。妳找我什麼事？」

「我二哥讀書的事。」連玉珠瞥了連明禮一眼，「我想讓你幫忙，送我二哥去京城讀書，看那些想破壞的人怎麼辦。」

「就這事啊，沒問題。」潘奕滿口答應。

「不行。」兩個聲音同時響起，是連明禮跟連玉卿。

連明禮拒絕連玉珠還能理解，連玉卿什麼意思？於是連玉珠狐疑的看向連玉卿。

連玉卿心裡滿是說不上來的氣悶，垂著頭不說話。

連明禮卻直接蹦了起來，他背著手來到潘奕跟前，嘖嘖道：「哪來的野小子，也想管我們家的事！」

潘奕一點也不怕連明禮，「誰管你們家的事，我只管玉珠的事，她讓我辦我就辦。」

「玉珠，玉珠也是你叫的？」連明禮說著，朝著潘奕的腳踝就是一腳。

潘奕向旁邊一躲，一個轉身也朝連明禮踢去一腳，正對著他的臉。

「好小子，敢跟我動手，來，讓我看看你的本事。」連明禮一邊用手臂擋住潘奕的腿，一邊屈膝朝他的肚子上頂。

兩個人頓時你一下我一下的打了起來。

打了幾十回合，兩人也沒分出勝負，心中不約而同的吃了一驚。

潘奕還以為連明禮是個鄉野村夫，沒想到他本事這麼好，能跟他打這麼久，而連明禮也驚歎，潘奕小小年紀竟然有這種身手，以後還得了？

「這是在幹什麼？」李氏等人聽到外面的聲音都走了出來，問連玉珠。

連玉珠也想知道他們在幹什麼，一言不合就打架，真當自己是古惑仔啊。

眾人想勸，可是他們不會武，也不知道該怎麼勸，只能在一旁乾著急。

連玉珠氣道：「咱們吃飯，別理他們。」就沒一個讓她省心的。

這時，潘奕跟連明禮突然狠狠撞在一起，又倏地分開各自喘氣，兩人眼神狠厲直盯著對方，一看就是沒打夠。

「要打出去打。」連玉珠把桌子擺到中間，隔開了兩人，然後看向他們，那神情似乎是說，他們要是敢掀她的桌子，她就跟他們拚命。

潘奕當然不敢，他麻溜的搬來了椅子，「我也沒吃飯呢，今天你們吃什麼好吃的？我也吃點。」

連明禮也不落人後，「我們吃什麼關你什麼事？」他還不忘嘲諷潘奕。

潘奕才不理他呢，要不是看他他是連玉珠的親人，他早翻臉了。

最後，連家一大家子都坐在桌子邊，只是這飯吃的很彆扭。

吃著吃著，連玉珠問潘奕之前去京城幹什麼。

潘奕笑道：「妳真是我的福星，上次那個邪教的事情朝廷已經瞭解了，現在論功行賞，封了我一個參軍。對了，還有妳的。」說著，他拿出一個盒子。

盒子並不大，也很輕，連玉珠想不出來這裡面會是什麼。

「快打開看看啊。」潘奕催促。

連玉珠打開盒子，只見裡面竟然是兩張契約，一張房契，一張地契。

「妳立了功，皇上想賞妳二百兩黃金、一百畝地，我想著妳要在京城做生意，沒個住的地方來回跑多麻煩，就替妳求了這個宅子。這宅子離我家只兩條街，離妳的店鋪也不算遠，怎麼樣，這個買賣划得來吧？」潘奕一副妳占了大便宜的樣子。

連玉珠聽了卻眼角直抽，她的黃金、她的地啊，他們現在缺的是錢，不是房子。沒有房子，他們辛苦一點也行，可是沒有錢……

皇上賞的宅子能賣嗎？她真想問一句。

連明業等人則詫異出聲，連玉珠立的什麼功勞，竟然都驚動了皇上？

眼看這次是瞞不過去了，連玉珠只好將之前蓮花尊者的事情說了一遍，不過她沒說她後面做的那些事，只道她發現了蓮花尊者的陰謀，就去找了潘奕。

「原來這件事是妳捅出去的。」連明禮真覺得有點不認識自己這侄女了，前一段時間，那蓮花尊者的風波鬧得多大啊，聽說光是朝廷的二品官就抓起來兩個，還有數不清的官吏被罷免，誰能想到掀起這一場風浪的源頭竟然是連玉珠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家女。

「誰讓他害到我頭上，我當然要想辦法反抗，不能由著他們害死我爹吧！」連玉珠哼道。

連明禮拍手叫絕，「聽聽、聽聽，這才是咱們連家的姑娘，敢把天捅個窟窿。四弟，你這個女兒沒白養！」

連明業既與有榮焉，又覺得慚愧萬分，連玉珠一直都是對的，可是他這個做父親的都幹了什麼？不信任她，還處處與她為難……幸虧她沒計較，不然他真是萬死難辭其咎。

李氏就更羞愧了，這大概會成為她一輩子的心病。

見連明業和李氏神色不對，連玉珠趕緊轉移話題，誰沒犯錯的時候，她不過比他們見識得多了，才能看出一些破綻，如果她只是一個普通女子，只怕也會被騙。知道錯了，改了就好，大家還是一家人。

「咱們要不要去京城住？」這是連玉珠的問題。

大家討論了一下，決定去京城，那裡人多也繁華，連明業拉腳肯定活多，連玉珠的店鋪本來就在京城，這下她也不用來回跑了，還有連玉卿，他可以去京城上學，何樂不為？

又說到連玉卿上學，連明禮立刻改了口風，「不行，我跟玉卿不去京城。那是皇上賞給玉珠的宅子，你們一家去住也就算了，我們兩個湊什麼熱鬧。」

「你剛才不是還同意去？」連玉珠皺眉。

「我是同意你們去，你們走了，這院子就剩我們，我住著舒服。」連明禮擺出一副無賴的樣子道。

連玉珠一下就拆穿了他，「你就是不想讓二哥去上學，不想讓他去京城。三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為什麼非要把二哥困在這個小山村，這對你有什麼好處？」

連明業跟張氏也道：「三哥，玉卿真是一個特別有出息的孩子，你就讓他跟我們走吧。」

連明禮把手一伸，「不行，今天誰說都不行，玉卿不能走，他必須留在這裡。等過幾天你們走了，我就給他娶個媳婦，讓他好好過日子。」

連玉珠氣得站了起來，「娶媳婦就能好好過日子了嗎？人過日子要有希望，二哥留在這裡有什麼希望？」

「妳別管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緣法。」

連明業也生氣了，「我也不同意，我必須帶玉卿走。」

「玉卿是我兒子。」

連家一家人竟為了連玉卿吵了起來，而且吵得不可開交。

可連玉卿卻是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們你來我往，好像他們的爭執跟他無關，他只是一個旁觀者。

思及此，連玉卿忽地笑了，可不就是跟他無關？他們一個要讓他娶媳婦，一個要讓他去京城讀書，可是有誰問過他想要、想不想去了？

他是想讀書，可是他不想去京城，不想離潘奕那麼近，也不想帶著陳香，只想跟自己這一家人每天在一起。

只是他能嗎？又有誰肯聽他說話了？

哼笑了一聲，連玉卿起身回了屋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現在在這個家算是什麼，怎麼來一個人就比他重要！

也許是連玉卿向來存在感就挺低的，所以大家根本沒發現他走了，仍舊在那裡吵著，倒是潘奕聽著聽著，似乎聽出了一些苗頭。

他是知道連玉卿身世的，所以他理解連明禮為什麼會這麼固執，可再仔細想了想，他突然出聲喝道：「大家別吵了，三伯，我跟你說兩句怎麼樣？」

大家都停下來，這才想起潘奕還在呢，他們就這麼吵來吵去的，都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你們談，我去洗衣服。」張氏走了。

「哎呀，該餵馬了。」連明業也走了。

李氏的頭早就疼了，見狀也趕緊回了屋。

陳香自然不會自討沒趣，找個藉口也走了，院中就剩下連玉珠、潘奕跟連明禮。

「誰是你三伯？不要亂叫！」連明禮對著潘奕瞪眼，他看連玉珠那點小心思，自己哪會不明白，他才不會讓他如願呢。

潘奕也不氣，對連玉珠道：「我能不能跟三伯單獨說幾句？」

連玉珠狐疑，這兩個人要說什麼，連她也瞞著？

「去去去，男人說話，女人聽什麼！」連明禮哼道。

聞言，連玉珠瞪了他一眼，「誰愛聽啊，你們說，隨便說，反正我是不同意讓二哥留在這裡的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院中只剩下潘奕跟連明禮兩個人，潘奕斟酌了一下，突然道：「你不讓連玉卿去讀書，是因為他的身分吧？」

這句話好似驚雷一樣炸在連明禮頭上，他立刻惱羞成怒，猛地抓住潘奕的衣領，忙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連明禮雖然是個渾人，腦子卻清楚得很，當初那人將連玉卿託付給他的時候他就覺得不對勁，留下孩子後他就偷偷進京去打聽，卻聽到大皇子曹鴻卿夭折的消息，他不由得回想著那人的衣著打扮，以及那人打探他家世背景的詳細程度，再想起小時候忽然消失、村中傳聞被爹娘送去當太監的二哥，他隱約猜出了那孩子的身分。

那人肯定和他二哥相識，會在靜覺寺相遇也許不是偶然，只是私藏皇子是重罪吧，那人把孩子交給他到底是想做什麼？但不管那人想做什麼，這孩子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再交還回去，否則不只是他，連他的家人都難逃一死！

潘奕拂去他的手，鎮定道：「你不用擔心，我不會害你們。連玉卿的事情我知道，現在他也確實不適合露面，只是去上學，應該沒事的，再說，我也可以關照他一二。」

連明禮突然笑了，「你說什麼，我聽不明白。」

「你明白的，你以為把他困在這裡就沒事了嗎？你可能不知道，過兩年……」潘奕突然住了嘴，這也是他最大的祕密，「命運就是這麼神奇，你這樣對他，他心生怨恨，以後你怕是也不好過。」

「不用你擔心，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」

「那你也不擔心你娘他們嗎？他們可什麼都不知道。」潘奕道。

這下戳中了連明禮的軟肋，他多想抱頭痛哭，他知道他娘苦了一輩子，可是他……

「你就放心讓他去上學吧，我說了，我會注意的。」潘奕歎了一口氣道。

連明禮沉默不語，突然間，他眼神像尖刀一樣掃向潘奕，「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？還有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可聽說了，你當初根本沒見過玉珠就想跟她提親，說，你打的什麼主意？你要是想傷害玉珠，傷害我的家人，我絕對不會答應的。」說到這裡，他已經像一隻蓄勢待發的獅子了。

「那你能怎麼樣？」潘奕道。

「殺了你！」連明禮恨聲道。

「你要是殺不了呢？」

連明禮不說話了，他實在不願意走到那一步，如果事情真到那個地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。

潘奕卻笑了，「你放心，我並沒有什麼圖謀。不瞞你說，剛開始知道這個祕密時，我確實想過要通過玉珠攀上關係，保護好我想保護的人。可是上次在軍營我就明白了，這根本不是一個男人該幹的事，男人就該憑自己的能力建功立業，依靠別人，有什麼意思？只有自己長成大樹，才能保護自己想要保護的人。我現在只關心玉珠的事情，不想連玉卿的事情連累到她，並沒有什麼意思。」

連明禮還是不信。

潘奕摸了摸下巴，「你想想，我要是真有歹意，還會在這裡跟你說這些嗎？只要我……你信也不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就是想說，有些事光躲是沒用的，我們要主動出擊，做好準備，才能過我們想過的日子。」

連明禮的眼睛轉來轉去，神情變化不定，片刻後，他突然握緊了拳頭，也許潘奕說得對，他不該躲，看看他這些年來都幹了什麼？他爹死時他沒能見上一面，他娘為他操心得頭髮都白了，還有他四弟一家……

「好，我同意玉卿去京城上學，不過我也要跟著去京城。」

「這你要跟玉珠他們說。」潘奕攤手。

隨後，潘奕叫來連玉珠等人，說連明禮有話要說。

連明禮臉色一紅，哼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，就聽你們的，咱們一起去京城，然後送玉卿去上學。」

「真的，三哥，你終於想通了？」連明業喜道。

「太好了。」張氏很高興，一家人都興高采烈的。

將潘奕送出門，連玉珠還是想不通，便問：「你到底怎麼做到的？」連明禮有多固執她是知道的，她真沒想到潘奕三言兩語就能勸服他。

「這是祕密，男人間的祕密！」潘奕道。

連玉珠嫌棄的向他吐了一下舌頭，還祕密，能有什麼祕密？

潘奕哈哈大笑，連玉珠怎麼這麼好玩呢，「趕緊收拾東西吧，過幾天我派幾輛馬車來，幫你們搬家！」

潘奕回去也準備搬回京城，之前他娘是嫌他在京城不學好，才把他送到這裡來的，現在他已經找到自己想走的路，自然要回京城去。

曹氏高興至極，她兒子才來清河縣半年就改了性格，還當上參軍，以後她再好好求她爹，潘奕的前途還用得著擔憂嗎？

這麼想著，曹氏就迫不及待地回了京城，為潘奕回家做準備，她還得去她爹那裡探探口風，讓他在軍中照顧一下潘奕。

倒是潘建章有些難受，潘奕有出息，他自然也高興，只是潘奕這一走，他就不能常見到他了，他怎麼捨得？

潘奕找到潘建章的時候，潘建章正在祠堂裡跟潘奕的爹的牌位說話，告訴他，他兒子有出息了，言語中透露出對潘奕的滿滿不捨。

偌大的祠堂裡，老人的身形單薄，臉上的慈愛卻看得人感到心酸。

潘奕站在那裡良久，直等到潘建章發現他，他才笑著走進來，先給他爹上香，然後

道：「爺爺，你也跟我去京城吧。」

潘建章不是沒想過，但潘家世代都住在清河縣，而且他這麼大歲數了，捨不得離開故土。

潘奕坐在潘建章對面，像一個男人一樣跟他對話，「爺爺，我說真的。你年紀大了，精力又不濟，你知道下面那些掌櫃都幹了些什麼嗎？你又知道咱們潘家在清河縣的名聲有多臭嗎？」

「現在你可能不覺得這對咱們有什麼影響，但世上的事你不可能全設想到。你有沒有想過，萬一哪天咱們清河縣也出了大官呢？他若對咱們厭惡至極，一碰見個由頭，他就會給咱們使絆子。」

「又或者有人想陷害咱們，即便那些人明知道咱們是冤枉的，恐怕也不會站出來替咱們說話，因為咱們罪大惡極，理所應當。爺爺，居安思危，咱們賺的錢也夠花了，你還想要什麼？你說，我替你去賺。」

一番話說得潘建章目瞪口呆，潘奕什麼時候開始想這些了？

「奕兒！」潘建章突然間有點想哭，「你長大了，我這麼大的年紀了，還能要什麼？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，我就想看著你風風光光的，娶妻生子、成家立業。以前你不懂事，我總想著要多給你攢一點、賺一點，省得你以後受苦，現在……」

說著，他長歎一口氣，用衣角抹了抹眼角的淚水，「你能說出這些話，我就安心了。你說，你想怎麼辦，我都聽你的。」

「跟我去京城，這宅子咱們留著，你想回來的時候就回來住兩天，至於那些店鋪……」潘奕沉吟了一下，「我想免費租給各村。你看咱們清河縣離京城並不遠，只是山路比較多，農民們全都住在山溝裡，才一直這麼窮。咱們以村為單位，把這些店鋪送給他們經營，這樣他們也算有一個出山的機會。等他們見識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他們說不定就能想到更好的出路，留在縣城或者出去發展。」

「再說了，咱們還可以立一條規矩，每個村子，只要想要咱們的店鋪，就要建一個私塾，讓村裡的孩子免費上學，這樣用不了多久，一個村子總能出幾個有見識的人，不求他們大富大貴，只要他們也能想著自己的村子，何愁這個村子發展不起來？其實說白了，我就是覺得咱們家雖然要走，但也該為清河縣做點什麼，爺爺你覺得呢？」

「這……」潘建章沉吟不語，「這些店鋪可都是祖上傳下來的。」

「又不是送給他們，只是免費租給他們。」

「那也是很大一筆錢呢，現在清河縣十家店鋪裡有七家都是咱們的，我、我有點不甘心。」

「爺爺，善財難捨，等真到節骨眼上，這些錢有什麼用？再說了，你想要，我去京城再賺給你。」

潘建章直擺手，「你別逼我，讓我好好想想。」

潘奕沒有再說什麼，他相信潘建章會明白的，況且他們這次說到底就是一筆大投資，不過是收穫的時間有點長而已。

清河縣長期受潘家壟斷，這才一直發展不起來，現在把這些店鋪交給那些村民，他們為了賺錢，還不想盡各種辦法、投入各種人力物力發展店鋪？

人多力量大，到時村民都富裕了，清河縣還愁發展不起來嗎？

那時，他家的店鋪也會升值不少，比起讓那些掌櫃中飽私囊，說不定前者的效果更好，而更直接的一點就是潘家的名聲會有大改善，這中間，就說不清誰賺誰賠了。

潘建章做了一輩子生意，也不是那種目光短淺的人，肯定能想到這點，只是他一時不能接受而已，給他點時間，他一定會同意的。

就這樣，潘奕開始收拾東西，清點店鋪、財產，準備搬家。

第三天一早，潘建章頂著兩個黑眼圈找到了潘奕，果不其然，他同意了潘奕的建議，但這店鋪交給哪個村、誰來經營，他要把關。

「當然，我也不想出現那種吃店鋪老本、中飽私囊的情況。咱們先把這件事通知各村，讓他們派人過來，說出他們的打算，咱們同意了，再把店鋪給他們經營。」

一聽見這話，潘建章一顆心也算落到了實處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清河縣的大事

這個消息一出，整個清河縣都沸騰了。

他們可以免費經營潘家的店鋪。他們不是在作夢吧，潘家店鋪哪個不是日進斗金，至於那個什麼蓋私塾的事情，跟這個一比完全不是問題，那才要幾個錢！

再說了，要是真有錢了，誰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好好讀書，以後也考個狀元什麼的好光耀門楣。

所有人都在談論這件事，詢問這件事，等他們從潘家得到確切的消息時，又開始準備這件事，整個清河縣都動了起來。

當然，這中間也不乏一些想投機取巧的人，比如那些店鋪的掌櫃，他們早就將這店鋪當成自己的所有物，現在這麼一弄，他們怎麼會願意？但他們又不敢跟潘家叫板，只能用各種方式聯繫村民或者想歪點子，想把店鋪正大光明地據為己有。

而這就要看潘建章跟潘奕的識人能力了。

為了這個，潘奕特地把連玉珠給叫了過來，希望她能幫忙。

連玉珠沒想到潘奕會這麼做，讚道：「破而後立，說實話，我真挺佩服你的。」

「妳這是在誇我？」潘奕喜孜孜的道。

連玉珠笑了，「你說是就是吧，不過就靠咱們這幾雙眼睛，哪看得出那些人是人是鬼，我覺得咱們不如引入監督機制。還有，你想讓村民一起經營店鋪的想法是好的，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人多了，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好事，尤其是做生意。」

潘奕一拍手，「我就覺得跟妳說妳肯定有什麼新想法，什麼叫監督機制？還有，咱們到底該把這店鋪交給誰，才能讓大家都有錢賺？」

連玉珠想了想，其實這就跟現代國有公司股份化一樣，如果像合作社那種模式大家吃大鍋飯，肯定都不想出力，所以得找出一個負責人，把這個店鋪交給他，讓他打理，但又要避免他會把店鋪當成私產，那麼像國外嚴格的監督機制就很重要了。

「讓村民自己推舉人經營，咱們審核，帳目要公開，如果有人提出質疑，咱們就要徹查，堅決不能出現中飽私囊的情況，當然，在經營的過程中，出力多的當然要多得，

這可以股份化……」連玉珠直接把現代的經驗搬到了古代，那都是無數人實踐得出來的真知。

潘奕一聽，也覺得有道理，便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，我去貼告示，十天以後咱們統一考核。」

告示一出，那些想投機取巧的人也要好好掂量了，一分付出，一分收穫，他們再想走歪的、斜的，別說潘家不同意，就是清河縣的百姓也不同意。

這次，大家開始實打實的考慮，到底他們該怎麼經營店鋪、該怎麼賺錢。

三連村自然也想藉著這個機會脫貧致富，於是村長直接領著人找到了連家。

「一筆寫不出兩個連字，咱們三連村當初就是三個連家兄弟建立的，咱們都是親戚，你們一定要幫幫咱們村子，哪怕是看在咱們村孩子的分上也行，咱們不能看著別人的孩子都有書讀，就咱們村苦巴巴的吧？」村長拉著連明業的手語重心長地道。

「是啊，四哥，你可得幫我們。」

「四哥，求求你了，這可是關乎咱們幾輩子的大事。」村民把連明業圍起來，就差沒向他跪下了。

連明業是在三連村長大的，當然不能看著自己村的人吃虧，他早就跟連玉珠商量過這件事了，也得出了一個結果，當下就道：「玉珠的意思，咱們不如經營糧油。」

「糧油？」村民不解。

「是這樣的，玉珠一直在觀察咱們這片山地，她發現咱們這裡雖然不能種莊稼，但能種葵花。想想，要是咱們這裡的地全都種上葵花，能產多少葵花籽？葵花籽能煉油，到時咱們光靠賣油就是一大筆收入，如果做得好，咱們也能賺另一筆錢。」

村民聽了都覺得不錯，只是他們還是有疑問，「咱們這裡真能種葵花？」

「葵花就是用來改善鹽鹼地的作物，玉珠是這麼說的。她還說，也許咱們這裡種上幾年葵花，那些爛地就能變成良田，咱們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

這下村民心動了，其實店鋪什麼的，他們還覺得有些遠，但他們知道良田一畝就要五六兩銀子，附近山地多，要是能把這些地全變成良田，他們不要店鋪也可以！當然，要是能有個店鋪就更好了。

十天後，潘府熱鬧極了，幾乎清河縣一半的人都湧到了這裡。

有人從潘府裡出來時都傻愣愣的。

「順子，怎麼樣，咱們村拿到藥鋪沒有？」旁邊的人立刻圍住他，那個叫順子卻還愣愣的不知道回話。

「問你呢！」一個老丈直接給了他一腳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
順子回過神，這才拿出一張薄薄的紙，上面有鮮紅的印章還有他的手印。

「拿到了？」

「快給我們念念。」有不識字的急道。

「今將城西德源藥鋪租給靈府村村民，代表李順，租金零，租期五年，在租用範圍內，村民不得……」



剛念到這裡，靈府村的村民就歡呼了起來，他們村在城裡有藥鋪了，以後他們上山採藥就可以直接在自己村的藥鋪裡售賣，再也不用擔心被潘家壓價了！

「啊—」順子仰天大叫，他要開藥鋪了，「謝謝潘老爺，謝謝潘少爺，我一定好好幹。」

「對，咱們都要一起努力，賺了錢大家分。」那個老者激動的淚花閃閃。

一個村子的人抱在一起，歡呼著、雀躍著，此刻的潘家在他們心裡再不是那座黑黝黝的大山了，而是指引他們致富的曙光。

旁邊的村民看到這一幕又羨慕又嫉妒，更是熱情高漲。

到了第二天，潘家所有店鋪都租借出去了，那些人來領鑰匙的時候，一口一個潘老爺，一口一個感激不盡，潘建章臉上的笑容也真切了幾分，就像潘奕說的，他現在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少錢，能幫助大家，他也挺高興的。

三連村也租到了一家糧油店，雖然不大，只要他們按照連玉珠所想的發展，相信以後的日子一定會好過的。

整個清河縣都如同沸水一樣，人人都想著怎麼幹活、怎麼向前、怎麼過好日子，欣欣向榮的場面跟以前那一潭死水的模樣根本是雲泥之別。

不過大部分人是高興了，也有不高興的，比如房俊才跟周武等人。

他們前一陣子來找潘奕，潘家人說潘奕去了京城，他們盼啊盼的，好不容易把潘奕盼回來了，結果潘奕卻說要回京城，不但如此，他還把潘家的店鋪全給了別人，這是打算以後都不回來了嗎？

這怎麼行？他走了，他們吃誰？再說了，就算他要走，也該分他們一點好處再走，就這樣一聲招呼都不打就走，算什麼？

「咱們怎麼辦？」一間茶樓裡，房俊才急得跳腳。

「你說怎麼辦？」有人反問他。

「我就是不知道怎麼辦，才問你們！」

大家都乾瞪眼，潘家勢大，潘奕聽他們的，他們還能撈點好處，他不聽他們的，他們總不能去搶吧？

「他既然不仁，就不要怪我們不義了。」周武突然沉聲道。

聞言，大家都看向他。

周武真覺得頭疼，這一堆蠢貨，怪不得潘奕不理他們，要是他，他也不願意理這些蠢貨。

「周武，你有什麼想法就快點說，咱們現在可是一條船上的人，等潘奕真走了，咱們誰都撈不到好處。」一個人喊。

「是啊。」所有人都點頭。

周武沉吟了一下，「現在再跟他講什麼兄弟情義肯定不行，你們想想，他有沒有什麼把柄在咱們手上？」

眾人如夢初醒，只是他們想來想去，潘奕是做過一些錯事，不過都不疼不癢的，現在再提起來，頂多花點錢就揭過去了，有什麼用？

「沒有把柄，咱們就弄出點把柄不就行了？」要不是還要靠這些人辦事，周武真想

拂袖而去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？」房俊才終於開竅了，陷害這種事，他做得來啊！

這下眾人的腦袋也都開竅了，只是想陷害潘奕，普通的罪名不管用，但他們不是官場上的人，那些爾虞我詐的手段半點不通，他們的腦袋就只會圍著女人轉，最後是周武提出了一個主意，眾人都說好。

先姦後殺，管你是什麼官，只要把這件事鬧大了，你還不得乖乖的伏法？當然，周武他們並不是真要潘奕倒臺，他們是想他做他們的錢袋子，繼續供養他們。

確定計畫，他們開始選人，這女人不能是青樓裡的人，不然潘奕很可能藉此洗脫罪名，最好是良家女子，那才能激起民憤，這女人也不能選他們認識的，不然官府順藤摸瓜，查出他們怎麼辦？

「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個女人？」有人抓頭，上次選秀女，這清河縣平頭正臉的女人都嫁出去了，總不能選個醜女吧？真要那樣，還說潘奕先姦後殺，誰信啊？

「也不一定非要沒出嫁的，婦人也可以。」周武道。

那還能有可信度？眾人表示不好。

這時房俊才點著胖手，指著下面路過的一個姑娘道：「你們看，她怎麼樣？」

眾人來了興致，都圍到窗戶前，只見下面行人熙熙攘攘，但有一對少男少女最為顯眼，少年穿著青布袍子走在前面，少女亦步亦趨，一副想追又不敢追的樣子。

少年他們忽略不看，至於那少女……沒想到清河縣竟還有這樣的姑娘？他們以前怎麼沒注意到呢。

只見那姑娘一頭烏髮及腰，眉不畫而黑，唇不點而紅，穿一身月白色的衣服，好似帶露的梨花一樣可人。

「你們誰認識這姑娘？」周武問。

大家都搖頭。

「那就是她了。」

連玉卿一直走出城門外，白芨還跟著他，他有些皺眉，他已經跟她說清楚了，說他會去京城讀書，只能辜負白老爺子的一片好意，她還跟著他幹什麼？又往前走了一段，路上的行人變少了，他停住腳步看向白芨，「妳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白芨只顧著想自己的心事，根本沒聽到他的話，一個不防，整個人撞了上去。

溫香滿懷，連玉卿的臉不由自主地紅了，他又想起那個午後，他也是這樣抱著連玉珠，她身上的香味讓他久久不能忘懷。

「啊！」白芨驚呼一聲，向後退了一步，臉紅得好似雲霞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連玉卿慌亂的道歉，不敢看她。

白芨卻突然抬起了頭，咬著唇道：「你真要去京城？」

連玉卿點頭，他不是說過了嗎？

「你就不能不去嗎？為了我！」白芨的身體有些抖，可她還是倔強的看著連玉卿，她知道，這是她最後的機會了。

白芨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……

「留在這裡，我讓爺爺教你醫術，你想讀書也可以繼續讀。」白芨試探道。

連玉卿有些心動，他其實並不想去京城。

見他猶豫，白芨一喜，「那就這麼說定了，你去跟他們說你想留下，讓他們自己去京城，我們……」

連玉卿卻如夢初醒，他不可能離開連家人的，「抱歉，我做不到。妳趕緊回去吧，省得白老爺子擔心，我也走了，咱們有緣再見。」說完匆匆轉身而去。

白芨的胸口像被重鎚捶了一下，眼見連玉卿要走，她急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連玉卿沒回頭，沒有為什麼，他就是不想。

「你站住。」白芨喊道，連玉卿卻頭也不回的走掉。

「你站住……」她再也忍不住，眼淚滴滴答答的往下掉，她不明白，之前不是說好了，連玉卿會跟她爺爺學醫術，怎麼忽然變成這樣了？她蹲在地上哭得泣不成聲。

「小姑娘，哎喲，瞧妳哭得這麼可憐，誰欺負妳了，告訴我，我一定幫妳教訓他。」一個猥瑣的聲音忽然在頭上響起。

白芨一抬頭，只見五、六個人圍著她，面上是不懷好意的神情，周圍空無一人，她立刻站了起來，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一邊說，她一邊往後退。

這時，她後面突然冒出一個人，正是房俊才，他一把就抱住她，「小姑娘，剛才那小子不要妳，我們要妳，跟我們走吧。」

「放開我，救命！」白芨掙扎起來，「來人啊，救命！」

「還不動手？」房俊才喝道。

身旁幾個人立刻衝上來，捆住她的手腳，往她身上套麻袋。

白芨大聲驚呼，「救命，玉卿，救命……」可她隨即被堵住嘴，發不出一點聲音。

房俊才等人把她抬上車，立刻把馬車駛進了縣城，沒人發現城門外有少女不見。

連玉卿停住腳步，他似乎聽到白芨在喊他的名字，只是不太真切，他猶豫了一下，往回走了一段，卻發現那裡空無一人，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又轉回去往家裡走。

到了家，連家眾人已經把東西收拾好了，擺滿了一院子，言談中，他們提到新家，都笑得合不攏嘴，好像他們都無比期盼離開這裡一樣，就連陳香都語帶笑意。

是啊，他當然想離開這裡，離開這裡，他那些破事就沒人知道了，只是他以為這樣，他就乾淨了嗎？連玉卿冷眼看著陳香，覺得他好似眼中釘、肉中刺。

因為連玉珠對陳香很熱情，拿了一碗新做的酸梅湯給他喝，還問他味道怎麼樣。

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喝。」陳香不敢看連玉珠的眼睛，靦腆道。

連玉珠一看就笑了，他太拘謹了，一點也不像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，倒像一個大男孩。

這時，她看到了連玉卿，拿水把碗刷洗一下，也給他舀了一碗酸梅湯，「怎麼樣，跟白老爺子說清楚沒有？他幫了咱們那麼多，我總覺得有點對不起他。」

連玉卿的目光卻黏在那碗上，剛才陳香就是用這個碗喝的，他似乎還能看見上面留下的唇印。

「怎麼了，喝啊？」連玉珠遞上前去，見他遲遲不拿，不解地道。

「我嫌髒！」不知怎麼的，連玉卿就把這句心裡話給說了出來。

場面變得很尷尬，陳香更是白了臉，連玉珠也有些不快，她覺得連玉卿最近怪怪的，好像誰招惹了他一樣，那些事不是都解決了嗎？

連玉卿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只隱約察覺到，自從偷窺過後，他就發現自己哪裡都不對勁了。

沒敢看連玉珠，他獨自回了房間。

「二哥以前不是這樣的。」連玉珠對陳香解釋。

「我知道，畢竟以前……我不怪他。」陳香接過碗，把那碗酸梅湯也一飲而盡，然後笑道：「以後這碗就專給我用吧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？」他又不是有什麼傳染病，他以前是被迫的！連玉珠不同意。

陳香卻小心翼翼的將碗收了起來，這是他唯一能做的。

見狀，連玉珠決定找連玉卿談一談，想知道他最近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但她並沒有談成，因為三連村拿下糧油店的經營權，全村熱血沸騰，便商量好請他們一家去村長家裡熱鬧，一是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，二是，聽說他們一家要去京城，也算是給他們送行。

三連村的人就像村長說的，全都沾親帶故，很多人都是看著連明業、連玉珠長大的，這個面子當然要給，於是連家一家都去了村長家，飲酒作樂到很晚才回家休息。

## 第二十三章 白芨的慘死

潘奕這時也在喝酒，房俊才等人又來邀請他吃飯，說是要替他送行，他本來不想去的，潘建章覺得不太合適，這些人的父母他也認識，幾家人算有些交情，潘奕一心學好是不錯，但也不能太冷落這些人，面子上不好看。

潘奕想了想，決定跟這些人把話說清楚，就來了。

「你們家裡都是有一些家底的，你們要是想好好做生意或者讀書，豈不是比別人方便很多？都說窮不過三代，富不過三代，你們年紀也不小了，該想想以後的事情了。」潘奕改過自新後，現在見到這些朋友頓時很有感觸，不禁好言相勸，希望他們也能重新做人。

「是是，潘兄說得是，來，我們敬潘兄一杯。」周武一副十分受教的樣子。

「對，潘兄，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。」這邊還有一個肚子裡有點墨水的。

「那潘兄，你把店鋪分給那些鄉巴佬是怎麼回事，也分給我們一點啊，我們也好發憤圖強。」還有人想從潘奕這裡撈好處。

潘奕卻是怒道：「從我這裡要算什麼本事，要來的能吃一輩子嗎？」

「潘兄別生氣，他也就隨便說說。」房俊才趕緊過來打圓場，又遞給潘奕一杯酒，「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」說完，他向那人使了一個眼色，都什麼時候了，潘奕擺明不想給他們好處，說這些有用嗎？

那人也趕緊過來給潘奕賠禮道歉。

潘奕喝了一杯，「我言盡於此，你們也好自為之。只要你們肯學好，以後有什麼需

要幫助，可以來京城找我。」

房俊才等人點頭稱是，又開始勸酒。

潘奕的酒量很不錯，可喝著喝著，他就覺得頭暈腳輕，身體也開始搖搖晃晃。

「潘兄，潘兄怎麼了？是不是醉了？」周武趕緊過來扶住他。

潘奕晃了晃頭，「今天這酒怎麼回事？不行，我有點暈，我要回家了。」

「別啊，潘兄，咱們正喝到興頭上，你怎麼能走呢？」房俊才攔著。

潘奕腦袋裡糊成一團，晃晃悠悠的坐到了椅子上。

房俊才覺得差不多了，笑嘻嘻道：「潘兄，今天我們可給你準備了一份大禮呢，你要是就這麼走了，豈不是白白辜負了我們的一片好意？來，大家幫潘兄一把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潘奕半睡半醒間忽然很口渴，喊了兩聲水也沒人理他，他這才慢慢睜開了雙眼，卻發現不是他的房間。

這裡是哪裡？他一下坐了起來，轉頭瞧了瞧，卻見身旁有一個女人，她渾身赤裸，雙目圓睜，那隱蔽地方似乎還有血跡，更關鍵的是，她的皮膚青了，顯然已經死去多時。

突然見到這種情況，潘奕也免不了驚慌，他立刻從床上滾了下來，卻驚訝地發現自己也是渾身赤裸。

「潘兄，你起床了沒有？」門外傳來敲門聲，是周武等人。

潘奕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剛要開口，外面那些人卻沒給他說話的機會，直接闖了進來。

「潘兄，這是？」周武指著床上的女屍驚呼道。

「這……潘兄，你糊塗啊！」其他人也驚呼出聲。

潘奕此時倒沒那麼慌亂了，他確定自己絕對沒有對那個女人做什麼，是有人陷害他！他披上衣服遮住隱蔽部位，惱怒道：「我倒要問問你們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潘兄你什麼意思？」周武假裝不解。

「我並非千杯不醉，可再怎麼樣，昨天那點酒根本就喝不倒我，我不可能睡這麼死，這女人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潘兄，你的意思是我們陷害你？你可冤枉我們了，昨天你喝醉後非要找女人，我們勸你你不聽，我們怕你出事，這才把你送到客棧住下，誰知道你竟然……潘兄，看在我們是朋友的份上，這件事我們就該替你瞞著，但既然你倒打一耙，房兄，我看我們還是報官吧。」周武又委屈又惱怒的地道。

「報官？」房俊才焦急道：「那怎麼行，這可是大罪，人證物證俱在，潘兄怕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。再說，皇上剛剛封賞潘兄，潘兄就做出這種事來，就怕皇上會惱羞成怒，我爹跟潘老爺子關係不錯，我可不想看著潘老爺子白髮人送黑髮人。」

「那你說怎麼辦？」

「咱們還是替潘兄瞞著，一個女子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」

明知道他們是一個唱白臉，一個唱黑臉，卻觸動了潘奕的心事，記得那個夢裡，他就是因為買官被告發進了大牢，那時他還不以為然，覺得他外公是寧王，他一定會沒事，結果呢？他娘為了救他，撞柱而死，他爺爺……

還有一點，房俊才抓住他的死穴，皇上剛剛封賞過他，他就打皇上的臉，怕皇上連解釋的機會都不給他就會判他有罪。

「你們可願意幫我保守這個祕密？」潘奕沉聲道，他想過了，他現在需要時間來證明自己的清白。

房俊才立刻點頭，「當然沒問題，不過周兄就……」他拿眼瞟向周武。

周武別過眼，「我就怕最後是豬八戒照鏡子，裡外不是人，還是報官吧。」

「別啊，咱們都是朋友，潘兄剛才也是急糊塗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房俊才還假模假樣的勸他。

周武不搭話，他這是等著潘奕表態呢。

潘奕心中憤怒，嘴上卻道：「周兄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這件事還要你幫忙。這樣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家那株珊瑚，我這就派人取來給你。」

周武臉色好了一點，「我可不是圖你的珊瑚，而是覺得我們是朋友，這才幫你。」

「是。」潘奕點頭。

房俊才等人也等不及了，周武得了好處，那他們呢？

「你們不是想要我家的店鋪？現在店鋪租出去了，這樣吧，我可以給你們銀子，有了銀子，你們自己開店也是一樣。我這就讓他們回去拿銀子，先拿三萬兩。」

三萬兩？！房俊才等人樂得眉開眼笑的，潘奕可真上道，他們還沒說什麼呢，他就急著往外送銀子了，那他們以後還愁什麼？

「那就多謝潘兄了，你放心，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、我們知，我們保證，絕不會再有別人知曉。」

「對，潘兄放心，我們一定守口如瓶。」

這些人紛紛保證，然後一哄而散，出門準備去拿銀子了。

等他們走了，潘奕額上青筋都跳了出來，到底是誰陷害他，是周武等人嗎？若是他們，他早晚讓他們後悔！只是這女屍……現在該怎麼辦？

房門外，周武等人志得意滿。

「都是他逼咱們的，要是他跟以前一樣跟咱們好，咱們何必這樣對他？」

「可不是，不過他今天竟然沒發火，還這麼爽快。」

「你也不想想潘家有多少錢，這點錢在他看來算什麼？」

「對，下次得多跟他要點。」

聽這些人七嘴八舌，周武氣得鼻子都快歪了，一堆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的糊塗蟲，潘奕是那麼好威脅的嗎？他越是乾脆，他們才越該小心。

「你們兩個，找人盯著潘奕，看他怎麼處理屍體，這可是他的大把柄，不能讓他毀屍滅跡。」周武道。

被點到的兩個人還有點不情願，「用得著這樣嗎？」

「我讓你們快去。」周武總覺得有些不安。

「好，我們去。」那兩個人一邊談著他們的銀子，一邊回家找人盯著潘奕。

其實他們多餘了，潘奕根本沒想過要毀屍滅跡，因為他知道這人不是他殺的，他要留著她，好將凶手繩之以法，還他的清白。

現在他要做的事情有兩件，一是要查清這個女人的身分，看看她是怎麼出現在他的床上的，還有，她是怎麼死的？二是查明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，最好能找到證據。

他第一個懷疑的就是周武等人，所以他也找人盯著他們，看他們會不會露出什麼尾巴，不過這些都要祕密進行，不能讓周武等人察覺。

再加上現在是夏天，屍體很容易腐爛，潘奕憂心忡忡，他現在時間真的不多。

這邊潘奕陷入大麻煩，連玉珠也一大早就被敲門聲驚醒，是白老爺子，昨天他左等右等也不見白芨回來，就想出城找她，結果天色太晚，城門關閉，他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一晚上沒睡，等城門一開，他就來到了連家。

「白芨沒回去？」連玉卿忽然想到了那聲救命，當時他沒在意，現在想來……

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？」白老爺子急聲道。

連玉卿趕緊往昨天和白芨分開的地方跑，白老爺子忙跟上，連玉珠想了想，也跟了上去。

不多時，三人來到昨天那處野地，前幾天剛下過雨，野地上的足跡很雜亂，有點不好分辨，但其中有一條車轍卻十分明顯。

普通車轍不是向外走就是向裡走，可是這條車轍走到這裡就轉了回去，好像是在這裡接什麼東西一樣。

這個地點正是連玉卿跟白芨分別的地方，連玉珠頓感不妙，她覺得白芨出事了。

「芨兒、芨兒，是我啊，我是爺爺，妳在嗎？」白老爺子急得朝四周喊白芨的名字，周圍全是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，根本沒人應答。

白老爺子似乎感應到了什麼，用手捂著臉默默的流淚，他兒子、媳婦早逝，就留下孫女跟他相依為命，現在上天要把他孫女也帶走嗎？那還不如讓他早點死，省得他白髮人送黑髮人。

連玉卿也不安至極，他站在這裡，似乎還能看見白芨嬌羞滿臉、委屈哭泣的樣子，可是她人呢？

見他們兩個是指望不上了，連玉珠沉下心，建議道：「咱們還是去報官吧，讓官府來幫忙。當然，咱們也要繼續尋找，這條車轍就是線索，昨天縣裡這麼熱鬧，我就不信沒人看到，咱們多找、多問，肯定能找到的。」

白老爺子跟連玉卿只得點頭。

「白老爺子，你去縣衙，我跟二哥在附近打聽一下，看能不能問到一點線索。」連玉珠又道。

白老爺子握緊了連玉珠的手，「那就麻煩妳了。」隨後步履蹣跚的往縣城裡走去，從頭到尾，他都沒看連玉卿一眼。

他這是在怨連玉卿，就是因為他，白芨才會追到這裡，可是連玉卿呢？他就把她一個人丟在這裡，他好好的回去了，白芨卻生死不知。

連玉卿更是悔恨不已，他越想越覺得昨天白芨肯定向他求救了，他卻沒有在意，白老爺子對他這麼好，白芨又對他……他憋屈得幾欲發狂！

「二哥，別多想了，也許白芨沒事呢。」連玉珠看出他難受，忙安慰他。

連玉卿卻呆呆的，好似根本沒聽到她的話一般。

就在這時，縣城裡駛出一輛馬車，因為連玉珠說白芨的失蹤可能跟一輛馬車有關，白老爺子登時站住了腳，朝那馬車看去。

馬車很普通，可是趕車的人卻很不一般，穿著一身黑色的錦袍，頭上戴著玉冠，腰間掛著金扣，跟這輛馬車一點也不搭。

連玉珠也看到了駕馬車的人，驚訝道：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這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潘奕，他馬車裡拉的也不是別人，正是白芨的屍體。

他想過了，屍體肯定不能放在客棧，但也不能放在家裡，所以他打算把她送到靜覺寺，再從地窖中取一些冰用以保存。

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」潘奕也沒想到會遇見連玉珠等人。

「我們在找白老爺子的孫女，她昨天在這裡不見了。」連玉珠解釋道。

聞言，潘奕只覺得驚駭不已，連玉珠在找人？聽她的意思，找的是一個姑娘，還是昨天失蹤的，莫非……他想到了車裡那個女人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連玉珠覺得潘奕有點怪怪的。

「沒事，你們找吧，我先走了，我還有事。」潘奕想過要把這件事告訴連玉珠，但他又怕連累連玉珠或者讓連玉珠為難，決定先把事情查清楚後再告訴她。

「哦。」連玉珠的疑心更重了。

潘奕怕她看出什麼，趕緊駕著車往靜覺寺走，結果也不知道是他太匆忙了沒看見，還是白芨的陰靈不散，他的馬車壓上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，顛得馬車跳了起來，一條青色的手臂探出了馬車簾。

白老爺子看見那手臂上的五色絲線，他發瘋一樣撲向馬車，一下掀開了馬車簾，「芨兒。」那條五色絲線正是白芨自幼戴在手上的。

怒睜的雙眼，一動也不動的眼珠，白老爺子頓時栽倒在地。

連玉珠跟連玉卿也看了過來，白芨身上雖披了衣服，卻完全掩飾不住她的慘樣，她死前應該掙扎過，她的手臂上、脖子上全是傷，還有她的表情，是那樣的恐懼、不甘又驚慌。

連玉卿呆呆的走到馬車邊看著，好像那樣白芨就會活過來似的。

潘奕暗叫糟糕，趕緊下車蓋住了車簾子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?!」連玉珠質問，她真不敢相信她剛看到的。

「走，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，我跟妳說。」這是進城的道路，他怕有人路過。

連玉珠一把甩開他，「就在這裡說，今天你不說清楚就別想走。我剛才就覺得你怪怪的，原來……你明知道我們在找白芨，卻不跟我們說，還急急忙忙的想跑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難道白芨是你……」她不敢說下去了。

「當然不是！我還冤枉著呢。好，既然妳想聽，我就說，昨天晚上……」潘奕把昨晚與今早的事情簡單說了一遍，最後道：「肯定是有人陷害我，皇上剛剛封賞了我，我不能拿這件事去觸他的楣頭，所以我想先查清楚再報官，剛才我也想過要告訴妳，可是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白老爺子悠悠轉醒，他爬上馬車，掀開車簾，看見車裡躺的確實是他的



寶貝孫女，他放聲痛哭，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，今天就去了，放誰身上也受不了。

潘奕趕緊過來，「白老爺子，你節哀！」

節哀？白老爺子抓著潘奕就打，「你這個殺人凶手，還我孫女的命來。」

潘奕也不還手，只解釋道：「老爺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我真的不是凶手，你這樣不是親者痛仇者快嗎？」

「親人？我還有什麼親人，我今天就是拚上這條命也要給我孫女報仇。」白老爺子掐住潘奕的喉嚨，青筋暴起，是真的想殺了潘奕。

潘奕沒辦法，只能自救，一把將他揮開。

白老爺子站起來，繼續撲向潘奕。

「老爺子，你能不能冷靜一點？你再這樣，我就不客氣了。」潘奕一邊躲著他，一邊道。

白老爺子根本聽不到他說什麼，一個勁地繼續朝他撲去。

這時，遠處有人騎馬靠近，似要入城，見到這麼的異動，不禁好奇的看過來。

潘奕的話讓連玉珠冷靜了下來，她也覺得這件事應該不是潘奕做的，潘奕又不是傻子，就算他真想對白芨做點什麼，他也不會在客棧裡，還親自將白芨的屍身送出城。

「白老爺子，你等等，咱們聽他說完好不好？」連玉珠也去攔白老爺子。

白老爺子卻根本聽不進勸，連她都要打。

連玉珠拉不動，忙對連玉卿道：「二哥，快來幫忙，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再說。」

連玉卿沒動。

「二哥？」

連玉卿的聲音有些飄忽不定，「為什麼要找僻靜的地方？玉珠，妳不是說要報官嗎？白芨已經死了，我們應該報官把他抓起來。」

「可這件事不一定是他做的，萬一我們抓錯了人怎麼辦？」

「是不是他做的，官府自有判斷。」

「什麼判斷？」連玉珠還不知道官府嗎？不管你有罪沒罪，它都會把你當嫌疑人抓起來，然後再慢慢證明你沒罪，這在平時倒也沒什麼，但巧就巧在潘奕現在不能鬧出這種事，不然皇上第一個就不饒他。

否則皇上惱羞成怒，直接對潘奕判刑，以後再證明潘奕是冤枉的又有什麼用？

「公平的判斷！」連玉卿抬頭，直視連玉珠，覺得她根本就是在袒護潘奕。

連玉珠愣神，難道真的是她錯了嗎？

眼看著那個騎馬的人已經過來了，潘奕被逼無奈，一掌打在白老爺子的脖頸處，然後扶他上車。

「你這個殺……」連玉卿突然發狂，伸手去抓潘奕。

連玉珠腦中一片空白，下意識伸手捂住連玉卿的嘴，急切道：「二哥，爺爺病了，他只是想送爺爺去看病，你別這樣了。」

連玉卿感覺到嘴唇上的柔軟，再難開口說一句話。

那騎馬的人收回了視線，他剛才看見白老爺子狀似發狂的行為，以為這是孫子要帶發瘋的爺爺看病呢。

等他走了，潘奕心裡熱呼呼的，連玉珠願意相信他，還幫他，夫復何求！  
放開連玉卿，連玉珠的心怦怦直跳，「走，咱們去靜覺寺，好好商量一下這件事。」

Crescent Family